

河洛春秋

豫西敌后抗战(8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嵩县抗战一盘棋

嵩北战斗除顽军

当年,嵩县敌后抗战情势复杂,中央军、日伪军、匪顽各据一方,犬牙交错。加上这里大山连绵,匪患严重,土匪占山为王,日军来了,他们打;我军来了,他们也打。一些顽军与国民党合作,攻打我抗日根据地军民,影响我抗日部署和进程——清除这些顽军的战斗,亦是敌后抗战的一部分。

1945年初春,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,河南区党委和军区将豫西分为六个分区。其中涉及豫西诸县的是:一分区辖偃师、伊川、巩县、荥阳、汜水、登封;二分区辖渑池、新安、宜阳、灵宝、陕县、卢氏、潼关,司令员韩钧,政委刘聚奎;五分区辖伊阳(今汝阳)、嵩县、伊川、栾川、洛阳,司令员闵学圣,政委刘建挺。

五分区所辖县区虽不多,但洛阳、伊川、嵩县、伊阳、栾川一线,是日军重点部署防线,诸县之敌与日军驻洛大本营有直接联系。为了加强嵩县抗战力量,当年3月

25日,八路军太岳军区十八团进驻嵩县黄门、白果树山一带,组建了嵩北区大队(归十八团指挥),在闫庄、碾盘岭等地打击日伪军。

5月26日,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,政委戴季英,副政委刘子久,率部进驻嵩县车村两河口,开辟根据地。皮定均、徐子荣抗日游击支队也随军区进驻车村,建立嵩县抗日民主政府。

嵩县抗战之所以如此受重视,除这一带日伪、匪顽十分顽固,需要狠狠打击之外,也因为嵩县是进击伊阳、栾川的过渡地带,这一带巩固了,便可进退自如,扩大抗战成果。6月上旬,我伊洛区主力部队到伊阳北部作战,扫除了一些障碍;20日,我军打响解放伊阳县城的战斗;21日,敌人展开报复行动,大批日伪军向我激战。

根据这一情况,军区命令伊洛区留守部队到伊阳增援,五分区司令员闵学圣带领十八团和嵩北大队东渡伊河,经伊川酒后到达伊阳县城以北虎岭山区,与我一部汇合后,对敌南北夹击,敌人向东撤去。随后,我军转移到嵩县九皋山山口村。

这时,有个问题必须解决:此前战斗中的重伤员共有十人,由于缺医少药,有的战士只做了简单包扎,情势危急,闵学圣很着急,让当地干部动员老乡制作了十几副担架,抬上十几名重伤员,看准时机,从日伪军据点的空隙中悄悄穿过,西渡伊水,行

走了一夜,把伤员安全转移到宜阳县的东赵保。

赵保是豫西抗战红色堡垒,这里群众基础好,有相应的医疗设施,闵学圣看到伤员得到妥善安排后,又归队指挥作战。

6月底,嵩北战斗打响了。这里的顽军杨福祿、席祥青部与我军为敌,先是盘踞在嵩北磨钟山一带,后又向西进犯,在转回岭、竹园沟一带为非作歹,并与国民党河南十区保安司令高茂斋三旅相勾结,不断对我根据地破坏。

高茂斋,嵩县田湖镇卸甲沟恶霸地主,曾任国民党田湖镇镇长。他抓丁拉夫、抢物杀人,无恶不作,曾率300多人夜袭我边区,枪杀我抗日干部,牵涉我抗日兵力。

为尽快惩罚顽军,巩固我抗日根据地,我军决定发动嵩北战斗。

此役由闵学圣任总指挥,八路军从宜阳、嵩县交界地区分三路向南进军,基干二团从左沟出发,经马涧河直插转回岭,伊洛独立团(亦称基干一团)翻越磨钟山,向西迂回包剿,十八团从火焰山出发,经露宝寨山向东包剿。

战斗第一阶段,多亏了嵩北大队长张天荣,他是当地人,事先摸清了转回岭顽军徐长春大队的兵力部署,星夜出击,只带精兵数十人,身穿便衣,肩背大刀,手提短枪,带足了手榴弹,晚上9点多从转回岭南沟突然冲进敌据点,击溃徐长春大队70余

人的反抗,基干二团在村外策应,将逃亡出来的顽军缴了枪。

随后的战斗进展顺利:基干二团向南推进,攻占了火神庙。与此同时,独立团在磨钟山东南与顽军高茂斋的保安旅接火,一阵激战,敌人丢下几十具尸体,仓皇溃逃。独立团乘胜追击,经裴村直抵田湖镇附近。十八团在露宝寨南涧沟歼敌,与国民党38军一个营开战,战不多时,国民党军南撤,十八团乘胜向南推进。

嵩北战斗打了7天,解放了嵩县北部广大地区,对嵩县北部重镇闫庄形成东北西三面包围之势,我军打算打下闫庄后,把嵩北县委、抗日民主县政府迁到闫庄,然后再向南攻取嵩县县城的日军据点。

但顽军生怕闫庄丢失,在这一带集结大部队,兵力达4000多人,准备固守闫庄。八路军攻击闫庄,重创敌军,战斗于7月中旬结束。此次战斗前后共20多天,解放了闫庄以北的广大地区,扩大了抗日根据地。

今天看来,当年嵩县敌后抗战,我军战略上有一盘棋思想,区域战斗打响后,地域上不分嵩县、汝阳(时为伊阳)、宜阳,各地兵力调动十分协调,异地增援和转移伤员配合默契;战术上灵活机动,条件成熟时,能打日军则打日军,能打顽军则打顽军,起承转合,很有章法,成为豫西抗战的精彩之笔。

河洛春秋

洛阳曲剧往事(18)

□ 记者 孙钦良 通讯员 李晓霞

“活寇准”马骥(下)

任何事情的成功都在一个点上,马骥的成功点是《寇准背靴》,这出戏让他立得住,站得稳,叫得响!

《寇准背靴》已演了四五千场,如今还在演。有个老戏迷曾说:“这个戏我看了‘两个世纪’了!”这出戏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,到现在可真算跨世纪了!但这出戏是怎样产生的?马骥又怎样使它炉火纯青?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。

事情的成功也靠机缘:1954年,马骥到郑州参加省文艺汇演,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到现场录音,说需录一段长达7分钟的唱段,问马骥能否录一段,这让马骥为难了。

“我当时的唱段都是小戏,没有能唱7分钟的!”马骥说,他感到不好意思,没敢应承人家。这时,有人对他说:“我看过你的戏,你过来,跟你商量个事儿!”这个人不是别人,正是“梆剧泰斗”王镇南,著名戏剧编导,他从1937年开始,就为常香玉写戏了。他对马骥说:“我有一个本子,适合你演,你看看吧!”这就是《寇准背靴》。

《寇准背靴》剧情是:北宋真宗年间,辽兵来犯,打与不打,宋室茫然,连皇帝也拿不定主意。权臣王钦若是“主和派”,寇准是“主战派”。此前朝廷屡次听信谗言,不但不褒奖杨家将,还使杨家受了许多委屈。这次,王钦若又设计陷害杨延昭(杨六郎),杨

延昭大难不死逃回杨家,其妻柴郡主害怕再受迫害,假称杨延昭已死,设灵哭祭。

寇准赴杨府吊祭,发现杨宗保(杨六郎之子)不甚悲哀,又见柴郡主外穿孝衣,内衬红裙,便怀疑杨六郎没死。柴郡主去花园送饭,寇准就尾随观察。一路上,他唯恐郡主发现自己跟踪,便脱下朝靴,背在肩头,赤足前行,果然看到杨延昭还活着。于是,他动员杨家,使杨家将重新出征。

马骥看了剧本非常喜欢。不久,他所在的渑池县曲剧团就排演了《寇准背靴》,马骥扮演寇准。该戏一演,誉满中原,其中马骥的一段唱,抓住了寇准的心理活动,表现了其心忧国事的爱国情怀,唱段较长,从容自然,一下子就被观众记住了:“下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,忘不了朝阁事愁锁眉间。北辽兴兵来侵犯,难坏了宋王天子文武众百官……宋王爷一怒回宫院,众文武垂头丧气离朝班。寇准我下朝来一路盘算,和与战,与国家的存亡都有关。那北辽残忍狂暴得无厌,大宋朝优柔寡断一心苟安。大好的山河被人占,黎民百姓受摧残。国有难我若是袖手不管,白吃奉禄我做的什么官……”

这段唱,叙事与抒情相结合,行腔似流水,一路无断顿,易学易懂,很受老百姓的欢迎,农民有时在地里干完活,或背锄头回家,或赶牛车下山,不由得就哼起“下朝

来”,把自己当成那个忧国忧民的寇准,优哉游哉,沉浸在戏曲带来的乐趣里。他们在模仿过程中,脑海里浮现马骥扮寇准的形象,都说他演得好,是“活寇准”。

“活寇准”活在哪里呢?主要活在马骥的“三绝”:帽翅功、髯口功、踢靴功。马骥老师讲,帽翅功、髯口功是原有的表演技巧,演员可根据角色需要,融到人物身上;踢靴上肩这动作则是《寇准背靴》的独创。他塑造的寇准形象,忠义又不至于幽默,果敢而充满智慧,他着重用动作表现人物。

帽翅功:着重抓一个“闪”字,就是让官帽两侧的帽翅上下、前后闪动,对头部的要求是一个“摇”字,摇晃需有技巧。他说他在四川时,见有人耍“帽翅功”,演员背着身子,将帽翅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地摇晃,等到帽翅停下来了,才转过身来唱,台下叫好声一片。他感到这办法不错,便将其运用到寇准身上,在演唱“杨元帅在何方,生与死有文章”这段唱时,寇准一边思索,一边不停地摇帽翅,先是两边一起猛烈地摇摆,再是右边摇三下,左边摇三下,通过摇帽翅来表现寇准“苦费思量”的思想活动。

“髯口功”:着重抓一个“弹”字,就是把胡子弹得恰到好处。这个“弹”的动作,要和“捋”的动作结合起来,寇准为避开别人的监视,偷偷到门口观察,他小心翼翼地探出脚去,捋起一缕胡子,扔到帽翅上,另一只

手扶着胡子向外张望,换方向再重复一遍,这是“两望”;接下来,同时用两只手捋起胡子,同时弹扔到帽翅上,同时左右张望,这叫“双看”,轻重缓急之间,表现人物在数秒钟内的不同思维状态。

“踢靴功”:着重抓一个“踢”字,这是《寇准背靴》最出彩的地方,也是一个看点,观众看《寇准背靴》,一定要看“踢靴子”,到时候,即使憋着一泡尿,也要把这个动作看完。这动作难度大:两只靴子,鞋带相连,鞋带不长不短,踢时眼睛不看,踢起来正好一前一后搭在肩膀上。马骥踢靴,踢得高、落得稳、搭得准。

如今,这出戏已有新演员来接替演寇准,观众判断演员演得好不好,关键就看那踢靴子是否能踢起来、落得稳、搭得准。

马骥老先生正是凭“帽翅功”“髯口功”“踢靴功”等高超演技,将寇准演活了,将曲剧演活了。2007年,国家给了他一项荣誉: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剧代表性传承人。

